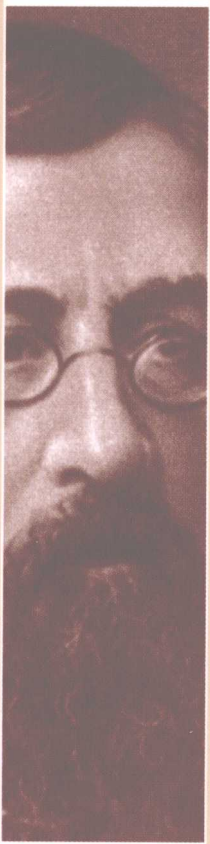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周 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周扬译.—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ISBN 978-7-02-006675-9

I. 艺… II. ①车…②周… III. 艺术美学 IV. J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477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李 博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周 扬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印张 4.5 插页 2

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675-9 定价 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选题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全国外国文学专家数十人共同研究和制定,所选收的作品,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下至二十世纪初,系各历史时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二十世纪以前文艺理论作品的精华,曾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该丛书曾列入国家“七五”、“八五”出版计划,受到我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满足文艺理论界的迫切需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对这套“丛书”的选题进行调整和充实,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予以继续出版。首批推出的第一辑,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和维柯的《新科学》等十部多为初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这些论著的译者主要有知名学者朱光潜、杨周翰、罗念生等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作品的译文忠实准确,编校质量精益求精,堪称著名译名编,故此次重版,除《诗的艺术》等个别作品内容上有增补外,其余仅对文中个别明显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书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等尽量不作改动,前言、后记、题解、注释等,亦多按当时的顺序和形式置放,以保持其历史原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八月

出版说明

(1978 年版)

本书中文版原名《生活与美学》，是译者最初根据连载于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国际文学》第六号到第十号上柯根(S. D. Kogan)的英译文转译的，英译就叫作《生活与美学》。中译本曾于一九四二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由香港海洋书屋、上海群益出版社重印。

一九五七年本社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由译者将译文作了一次修改，又由编辑部根据一九五〇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将正文加以校订，并将英译本所删略的部分补全。一九六二年，本社又第四次重印。

这次重排时，恢复了原来的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正文中的小标题原是译者参照柯根的英译加上的，为便于读者参阅，也仍然保留。附录《马克思、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语摘录》原是译者从英译转译的，这次则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的译文统一。本书的正文和译后记《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也由译者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

一九七八年

第三版序言^①

在四十年代,俄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对于德国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的最优秀的政论家^② 尽量对俄国公众重述在德国风靡一时的思想。那就是黑格尔和他的门徒的思想。

现在,黑格尔的追随者在德国本国已所剩不多了,在我国就更是寥寥无几。但是,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他的哲学却支配着我们的文学界。差不多所有思想开明的人都对他的哲学起了共鸣,根据我国政论家们不完备的阐述认识了它。少数习惯于阅读德文哲学著作的人,还在自己的小组^③ 里讲解了在当时俄国报刊对黑格尔哲学的阐述中所没有谈到的东西;人们如饥如渴地听他们讲解,好学的朋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们。在黑格尔生前,由于他个人的威望,在他的门徒中间保持了思想方法的一致。但是即使在他生前,德国哲学中已有这样的研究著作出现,在那些著作里,从他的基本思想出发,竟得出为他所避而不谈的结论,或者是他在极端需要时甚至加以谴责的结论。这些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匿名著作《论死与不死》(《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初版于一八五五年。这篇序言是在三十三年以后,当该书准备重印的时候写的,但仍被检查机关禁止。这事,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曾经提到:“在一八八八年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第三版所写的序言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企图直接提到费尔巴哈,但是一八八八年的检查机关竟连仅仅提一提费尔巴哈都不允许。这篇序言直到一九〇六年才问世。”

② 指赫尔岑和别林斯基。

③ 指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和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小组。

这本书出版于一八三〇年,即黑格尔逝世前一年。这位有威望的大师死后,他的追随者中间的思想的一致性就开始削弱,到一八三五年,由于施特劳斯^①的论著《耶稣传》(《Das Leben Jesu》)的出版,黑格尔学派分裂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墨守他们先师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体系,他们之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米希勒特和罗森克朗茨^②;他们形成一派,被称为中间派;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公开表示断然进步的意见,这一派最有力的代表是施特劳斯,他和追随他的哲学家们组成了黑格尔学派的左派;黑格尔的另外许多门徒被他们的意见的尖锐性,特别是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注释中的结论所惊骇了,于是,在和左派的论战中,抛弃了所有那些在黑格尔体系中和保守因素结合着的进步因素,这一大群就形成了右派。中间派力图缓和右派跟左派的争论,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各行其是,彼此越离越远。一八四八年的政治事件^③引起了德国广大公众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的争论就显得不重要了。在这个时候以前,黑格尔左派跟右派的决裂已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大多数右派哲学家仅仅抓住黑格尔的一些术语,用来阐述十八世纪的思想,而大多数左派思想家,则把一些与所谓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多少有点相似的内容装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框子中。

《论死与不死》的作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用了好几年工夫去研究新哲学史的著作。也许是这些著作促使他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广度,即远远超出了在康德以后发展起来的德国哲学思想的通常范围。黑格尔左派认为他是属于自己一派的。他保存了一部分黑格尔的术语。但是,一八四五年他在他的作品选集的序文中说道,

① 施特劳斯(D. F. Strauss,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② 米希勒特(K. L. Michelet, 1801—189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史讲义》编纂者。

罗森克朗茨(K. Rosenkranz, 1805—1879),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传记作者。

③ 指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哲学已经过时,应该让位给自然科学。他考察了他的思想所经过的发展阶段,并且指出,为什么他的思想不在每一阶段上停留下来,却认为它已经过时而转入下一阶段,他在阐述了他的最后几本著作的基本思想之后,问道:“这个观点不也是过时了吗?”又回答道:“很遗憾,是的! Leider, Leider!^①”他认为连《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r Religion》)这样的著作也过了时,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希望即将出现一批自然科学家,能够代替哲学家来解释一些广泛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工作,在这以前一直是被称为哲学家的思想家们的专业。

自从费尔巴哈说出这一希望以后,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他的希望是否实现了呢?这不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可悲的。

一八四六年,为本书第三版写序言的作者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良好的图书馆和花一点钱来购置书籍。在那时以前,他仅只读过外省城市里可能得到的书籍,在那些城市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他谙习了俄国人对黑格尔体系的解说,非常之不充分的解说。当他最后获得了读黑格尔著作原文的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些论著加以研究。黑格尔的原作,远不及他根据俄国人的解说所期待的那样使他喜欢。原因是,俄国的黑格尔研究者是用黑格尔左派的精神来阐述他的体系的。在原作中,黑格尔与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甚至烦琐学派,比与黑格尔体系的俄国的解说中的他更为相近。读他的著作是令人厌烦的,因为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读他的著作显然是徒劳。正在那时,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之一偶然落到了这个渴望形成这样一种思想方法的青年的手里。他成了这位思想家的追随者;他勤勉地再三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一直到生活上的需要使他不能潜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

^① 德语:哀哉,哀哉!

约莫在开始认识费尔巴哈之后六年,作者由于生活上的需要^①写了一篇学术论文。他感到,他可以应用费尔巴哈的基本思想来解决知识领域内某些未经他的宗师探讨的问题。

作者需要写的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关涉文学的。他想用他觉得是从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得出的结论来解释那些关于艺术,特别是诗歌的概念,以满足这个要求。这样,我正在给它写序的这本小书,就是一个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尝试。

作者决不自以为说出了什么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意见。他只希望做一个应用在美学上的费尔巴哈思想的解说者。

和这怪不相称的,是费尔巴哈的名字在这整篇论文中竟一次也未提及。这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名字在任何俄国书籍中都不能提到的原故。作者也没有提及黑格尔的名字,虽则他不断地驳难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的美学理论,论述时,却也只好不提黑格尔。这个名字那时在俄文中也是不便使用的一个。

在美学论著里面,费肖尔^②的渊博的学术著作《美学,或美的科学》(《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当时是被认为最好的。费肖尔是黑格尔左派,但是他的名字却没有列入不便提及的名字里面,因此,作者在觉得必须指出自己所驳难的人来的时候就提到他;并且,当作者需要引用某一为他所驳斥过的美学概念辩护的人的原话时,他就从费肖尔的《美学》中摘录一些。当时黑格尔本人的《美学》在事实的细节方面已经过时了;所以他宁愿引证费肖尔的《美学》,因为当时那还是一本新的著作。费肖尔是一个相当强的思想家,但是同黑格尔比起来,却是个侏儒。凡是同黑格尔《美学》的基本思想有出入的地方,都是把这些思想损坏了。但是,作者所引用的那些文句,却总是说明黑格尔的思想的。

① 作者当时正准备参加学位考试。

② 费肖尔(F. T. Fischer, 1807—1887),德国美学家。

应用费尔巴哈的基本思想来解决美学问题,作者得出了和黑格尔左派的费肖尔所主张的美学理论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这正相当于费尔巴哈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即使是黑格尔左派思想家们笔下的那种形态的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个体系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在科学方面最出色的,就是黑格尔的体系。内容的血缘关系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全部德国哲学体系所共同的某些术语的使用。黑格尔左派的思想家们根据费尔巴哈特有的独立见解,认为他对社会生活的愿望是和他们自己以及当时大多数有教养的人的愿望一样的,因此他们把费尔巴哈当作了自己人。在一八四八年以前,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费尔巴哈的思想和他们的概念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由于对德国一八四八年春发生的事件的看法不同才显示出来。二月底法国发生的政变鼓舞了德国的改良派;改良派觉得德国人民同情他们的愿望,于是他们在三月初在市民群众赞助下夺取了巴登、符腾堡及德意志西部各小国的政权。数日之后,奥地利发生了政变:匈牙利脱离维也纳政府而获得了独立。维也纳政变之后一星期,柏林又发生了政变。改良派相信,不仅改良派的地方首领们组成的一些德意志的二等国和小国政府会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而且现在多少带有自由主义思想和爱国热情的人所组成的奥地利政府和普鲁士政府也会帮助他们,或者至少要服从他们的要求。三月底在旧德意志帝国首都法兰克福,举行了人数众多的自由主义派代表大会。他们宣布自己的会议(预备议会)有权力和义务下令召开德国议会(“国民会议”),监督在法兰克福开会的、按旧制度由德意志各政府的全权代表组成的德国国会的行动,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使所有的德意志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服从这个国会,而国会要按照预备议会的指令来通过各项决议。果然,所有的政府,甚至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都服从了预备议会和它所控制的德国国会。一八一五年成立的、称为德意

志联盟的国家联邦各地举行了德国议会议员的选举,这个议会将在法兰克福召开,并且要建立新的德国国家制度,把德国由国家联邦(Staatenbund)变为“联邦国家”(Bundesstaat)。五月十八日国民会议(即德国议会)在法兰克福开会了。所有的政府都承认它的权力。会议在六月十四日选举临时执掌奥地利国政的奥皇叔父约翰大公为德国临时执政。他料理了奥地利的国政之后,便来到法兰克福,并于七月十二日就任德国联邦执政。不仅奥地利政府,就连普鲁士政府也承认他的权力。德国国民会议制定了德国联邦国家的宪法。看来,德国改良派的希望是实现了。

整个黑格尔左派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些事件,这些事件的结果是:召开了德国国民会议,德意志各国政府都服从德国国民会议,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德意志各国政府都服从这个中央政府。

费尔巴哈既没有参加获得这样成效的鼓动工作,也没有出席德国国民会议。因此,他招惹了人们的谴责。事情到了以改良派的希望完全破灭而结束的时候,他才说道,他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件事要大大失败,所以他不能参加一开始他就认为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按照他的意见,改良派的纲领是不彻底的,改良派的力量不足以改造德国,改良派想获得成功的希望是幻想。当他发表这种意见的时候,德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都觉得它是正确的。如果他早些出来为自己辩护的话,那么在不正当的谴责上,还要加上一个正当的谴责,说他所申述的意见削弱了改良派。因此,当时人们责备他缺乏勇气,对国民福利不关心,他也只好默然忍受。现在改良派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所以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不会对他们有害了。

他和黑格尔左派对一八四八年春的政治事件的看法的不同,跟他的哲学观念体系和黑格尔左派的思想不同正相符合。在黑格尔逝世后组成黑格尔左派的黑格尔的门徒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够彻底的,他们保存了过多的空幻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者是黑格尔体系

所特有的,或者是黑格尔体系同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中的所有形而上学体系所共有的。康德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时候,却比被他驳斥过的前辈们,服尔夫^①学派的德国哲学家们更深地陷入了形而上学。同时,黑格尔左派的哲学家们在接受那些看来是进步的自然科学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的观点时不够严格,他们从这些专门著作中除吸取了科学真理之外,还吸取了许多错误理论。黑格尔左派哲学家思想的这些弱点,极明显地表现在黑格尔左派活动家布鲁诺·鲍威尔^②的著作中。布鲁诺·鲍威尔才智过人,仅次于施特劳斯。他好几次从这一极端走到那一极端,例如,他起初谴责施特劳斯在圣经注释中的评论具有破坏性,但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写了一篇注释圣经的论文,施特劳斯的注释文章与之比较起来就显得保守了(布鲁诺·鲍威尔用作者自己虚构这种理论代替了施特劳斯的神话论),所以他的著作虽然足以说明他有很高的才智,但是却没有像施特劳斯的著作那样影响冷静理智的人的思想,因为施特劳斯永远是个冷静理智的人。

施特劳斯不断改善自己的一些概念,最后归纳成论文《旧信念和新信念》(《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中所阐述的那种体系。这本书出版于一八七二年。显然,施特劳斯当时打算完全肃清自己概念中的形而上学的成分。德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也都这样觉得。事实上,他虽然接受了自然科学的一切结论,却在自己的思想上保留了很多形而上学的成分;他接受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很马虎的,他无法辨别这些理论的科学真理和谬误。

费尔巴哈可不同;他的体系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

但是他刚完成他的体系以后不久,疾病就削弱了他的活动。他还没有老,可是他已感觉到他将没有时间依照他的基本科学思

① 服尔夫(C. Wolff, 1679—1754),德国哲学家。

② 鲍威尔(B. Bauer, 1809—1882),德国哲学家。

想来解说那些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所谓哲学家们的专业的专门科学,因为没有专家能够探究出广泛的概念,借以解决这些知识部门的根本问题(如果用旧的名称来称呼这些科学,那么其中主要的是:逻辑、美学、伦理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因此,他在他一八四五年的文集的序言里说,他的著作应当用旁的著作来代替,但是他要这样做,体力已经不支了。这种感情也正说明了他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忧愁的回答:“你现在的观点不也变陈旧了吗?很遗憾,是的,是的!”Leider, Leider! 它果真变陈旧了吗?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是变陈旧了,这就是说:更广泛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重心,应当从人民大众的理论信念以及建立在这些平民的概念基础上的科学体系的专门研究领域,转移到自然科学领域去。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些自命为包罗万象的理論的建设者的自然科学家,实际上仍然是创造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门徒,并且往往是其体系早已一部分被谢林^①、而最后被黑格尔所毁坏了的思想家的门徒,不仅这样,并且往往是拙劣的门徒。只消想起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大多数企图建立人类思想活动规律的广泛理論的自然科学家,都重复着关于我们的认识的主观性这一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論,根据康德的话,他们认为:我们肉体感觉的形态并不和实际存在的对象的形态相似,因此实际存在的对象以及它们的真正的性质、它们的真正的相互关系,仍旧不为我们所知,而且,即使它们是可知的,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因为思维是将一切知识材料装入和实际存在的形态完全不同的形态中;思维的规律本身只有主观的意义,在现实中,我们所认为因果关系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根本没有前因和后果,没有全体和部分,等等。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这类形而上学的胡话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去探究,并且多半会探究出比费尔巴哈所论述的更为

① 谢林(F. W.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精确和完备的思想体系来。但是直到目前,关于所谓引人探讨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最好解说,仍然是费尔巴哈的解说。

这本将要重版的小册子的作者在书中竭力表明,他认为只有那些取自他的先师论文中的思想才有重要意义,小册子中的这些篇幅就是本书所能有的全部价值。他为解决专门的美学问题而从费尔巴哈思想中得出的结论,在那时他觉得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他也不认为特别重要。他所以喜欢自己这本不大的著作,只是因为他能用俄文重述费尔巴哈的若干思想,并且是用当时俄国文学界对类似著作所要求的那种形式来重述的。

作者分析了美的概念之后说道:他觉得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正确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定义是“从和以前科学界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对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关系的一般观点中得出的结论”。这应当这样来理解:他的结论是从费尔巴哈下面的思想中得出来的,即想象世界仅仅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的改造物,而这种改造物是我们的幻想按照我们的愿望而产生的,改造物同现实世界事物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印象比较起来,在强度上是微弱的,在内容上是贫乏的。

总而言之,只有那些涉及专门的美学问题的局部思想才是作者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一切具有更广泛的性质的思想都属于费尔巴哈。作者忠实地重述了这些思想,并且在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费尔巴哈对这些思想的阐述。

在重读这本小册子时,我们就正文作了一些改动。所改的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不想大大修改我们所重印的这本小册子。在晚年来修改青年时代所写的东西,是不适当的。

目 录

第三版序言	1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1
美	3
美的反面	8
崇高与滑稽	11
伟大——非崇高	18
悲剧的概念	20
命运的问题	23
弱点与道德上的罪过	28
艺术中的美与现实中的美的比较	32
建筑	58
雕塑与绘画	61
音乐	67
诗	70
所谓“创造”	74
艺术价值的夸张	77
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	81
再现现实与模拟自然有别	86
形式与内容	90
艺术的另一作用是说明生活	94

结论	101
马克思、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语摘录	104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	109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学位论文)

这篇论文只限于述说根据事实推断出来的一般的结论,这些结论又仅仅依靠事实的一般的引证来加以证实。这是第一点需要说明的。现在是专论的时代,我的著作也许会被责难为不合时宜。摈弃专题研究可能会被认为是轻视这种研究,或者被认为作者有这样的意见,以为一般的结论可以不用个别的事实来证实。但是这样的论断只是根据本书的外表形式,而并非根据它的内在性质。本书所发挥的思想的现实倾向已足够证明:这些思想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的,并且作者一般地认为,幻想的奔放对于我们的时代很少意义,不仅在科学方面如此,在艺术领域内也是如此。作者所论述的各种概念的本质保证着:要是有可能的话,他极愿意在他的著作里引用他的意见所依据的许许多多事实。但是如果他决心依照自己的愿望,本书的篇幅就会大大超过原定的限度。不过,作者想,他所给予的一般的指点,足够使读者想及有利于这篇论文中所说到的意见的成千成百的事实,因此他希望解说的简略不会被看成证据的缺少。

但是作者为什么挑选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样一个一般的、广泛的问题做他的研究题目呢?他为什么不像现今大部分人所做的那样,选择某个专门的问题呢?

作者有无能力处理他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但是这个吸引了他的注意的题目,现在是一个完全值得所有那些对美学问题感到兴趣的人,就是说,所有那些对艺术、诗、